

曲庆彪 著

超越 乌托邦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超越乌托邦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曲庆彪 著

超越乌托邦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CHAO YUE WU TUO BANG

曲庆彪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68000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30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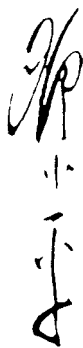
A·14 定价: 16.80元

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A stylized, cursive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Mao Zedong, positioned below the main text.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1] 卷首语

第一章 导 论

[9] 一、寻找迷失的毛泽东

[17]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涵概

[26]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早期发展

第二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39]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定含义

[51]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

[62] 三、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

[75] 一、马、恩、列、斯的奠基

[82]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总体模式的历史曲折与界定

[99] 三、人民公社模式的确论

[115] 四、“五·七指示”再评价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121] 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先导

目 录

[127]	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有益探索
[139]	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迷津
	第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及运行规律
[154]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164]	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76]	三、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
[187]	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及多党合作
[199]	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208]	三、广泛而真实的社会主义民主
[220]	四、阶级斗争理论的卓见与扩大化迷雾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建设道路
[238]	一、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
[248]	二、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及其发展途径
[257]	三、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物质利益和分配原则
[265]	四、经济体制与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

	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文化
[276]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284]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295]	三、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
	第九章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理论
[307]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宏观认识
[314]	二、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
[322]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及错误
	第十章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33]	一、多视角的评定
[337]	二、艰辛开拓与继往开来
[344]	三、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
[353]	后 记

卷首语

毛泽东已经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研究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或是正面的经验，或是反面的教训，都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进步的有力推动，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不断成熟的参照系。

同时，毛泽东又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物。他既是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气壮山河的民族正剧的导演者；又是在新中国的宏伟历程中，造成一定的失误，出现十年动乱那样的民族悲剧的主角和承担者。特别是在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历史矛盾的漩涡中，由此，对他的评价也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角度不同，褒贬有异。然而，过多的褒扬，过多的贬低，都既不符合历史实际，又对共和国未来的发展不利。只有实事求是，总揽宏观，达致“中和”，才能使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转变成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某种正确的理论导向和运行机制，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需要有一个制高点，即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高度，俯视毛泽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沧桑，看到他确实受到了“乌托邦”的影响，但又在艰难地尽力地去超越它。超越乌托邦，这是理解晚年毛泽东的提神之笔，更是其晚年思想的理论形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的潜在意境。

“乌托邦”源自希腊语，意思“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①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社会发展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不断创造着的不完美的现实的积累，两者并不是一致的。因此，乌托邦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只能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弊病进行道德判断的准则，而不是一种可以付诸行动的对未来社会情景的科学规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批判和谴责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②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空想社会主义时，主要是针对他们缺少达到那些目的的适当的手段，对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本身没作深入的揭示与驳斥。原因在于，对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情景，指出其空想性就足够了。其乌托邦性质，应该让社会历史的发展去清刷和淘洗，证明是错误的，批判的论据也有待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揭示，而勉强行事只能陷入另一种空想。“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变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

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也就是说，“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③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预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陷入空想。他们在作出一些说明的同时，还强调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④特别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更应该保留和利用“旧社会的痕迹”和“私有制的影响”，允许“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在后来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甚至称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⑤并指出：“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⑥我们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最符合规律的揭示，至于其他一些具体的描述，都可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通。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科学的，不能因为他们对未来社会预测中某些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成分，就随意斥之为“乌托邦”。特别是，毛泽东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由于被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局限，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蓝图中也有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空想因素，这同样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乌托邦”。这是因为：

一方面，人们在从事某项事业的时候，总要大致有个规

划，这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特点，也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处。“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完成了。”^⑦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⑧人类的这种能动的主观认识能力，体现在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没有这种能动的意识作用，社会就会失去生气，人类自身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人们的行动也将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诚然，维克多·雨果说过：乌托邦也许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而具备这种想象的能力，和从客观现实出发去运用这种能力，显然是两回事。乌托邦显示的仅是前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在总体上却显示了人的认识能力与社会现实的一定结合。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革命绘制了各种各样的图样，大到共产主义的远景规划，小到游击战的具体战术；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总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去画好这两类图样。其中尽管也有不符合实际之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调整、改动、补充和完善，但总的说来不是盲目的纯粹的空想，与乌托邦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内涵和意境。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并不是一个靠着单纯的理性力量，从外部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一成不变的思维形态，它既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物质力量运动的产物，又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变通其理论内容的开放体系。特别是

这种历史的动态性，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中随处可见，从而表现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中虽然存在着一些空想因素，但又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努力消除这些空想因素。这种理论矛盾的展现与整合过程，最终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的辩证美感。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 20 年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两种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前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同时，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

当然，错误发展趋向中不完全是受乌托邦的影响，只是部分存在着空想因素；正确趋向对错误趋向的超越与压倒，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也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最终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接引与升华。但这毕竟表达了一种认识问题的角度，表达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念中的深层次意向，这就是超越乌托邦。

总的说，超越乌托邦，既透示着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念内涵的矛盾性，又说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总体上不是乌托邦，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梯。并且，超越乌托邦，“超越”在这里是动词，不是名词，从而表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巨过程，表明理论不断物化和不断

升华的辩证发展，表明中国最终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既是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制高点，也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正所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我们这样认识问题，与毛泽东特有的超越情怀也是一致的。他的最高超越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表达得深邃、淋漓：

“毛泽东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⑨

这是真正的超越，他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自信，超越了时空，发现一切伟人的意志、思想、想象和创造活动，终归有着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未来终于是现在难以越俎代庖去具体设计的。这横贯在晚年毛泽东心路历程的潜意识中。

说到此，我们不免理解了毛泽东，理解了这一历史巨人晚年的孤独与悲郁意识，也理解了我们这一伟大的民族和我们自身，并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抱有充实的信心。我愿将我的理解感染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并诚望得到专家学者的匡正和指导，使我们共同以心灵的交感，编织成一束束纯洁的“小花”，奉献给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辛开拓者——毛泽东。

注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9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 ③ 同上，第425页。
- ④ 同上，第10页。
- ⑤⑥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 ⑧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6页。
- ⑨ 《斯诺在中国》第297页。

第一章

导 论

一、寻找迷失的毛泽东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古老的封建社会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①自此，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就成为一座迷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迴，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②历史的画卷呈广角展开，既有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的奔腾不息，又有世界大潮的不断激涌、荡涤、冲击与召唤。历史透镜的聚光点不断转换，推送着一批批角色登场，上演着悲壮勇烈的历史活剧。有负载着西方文明，依仗着船坚炮利，兼有牧师与刽子手两种职能的西方侵略者；有固守着封建传统，浸透着腐朽没落的颓败之势，又想方设法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封建地主阶级（其中不乏开眼看世界的开明之士和兴办洋务运动的务实之举）；有世世代代勤劳勇敢，不畏强暴，渴求铲除天下不平的中国广大农民轰轰烈烈的革命壮举；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其上层代表者奔起呼号，力求实现君主立宪，变法图强；继之而起的资产阶级中下层代表者则开始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艰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有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富有坚强的革命性和远大理想的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发走向自为，以崭新而独立的政治面貌，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承托着历史赋予的使命，开始了卓有成效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伟大斗争。